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詞苑叢談

(上)

徐鉉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詩與詞均三百之遺也。詩話之與詞話其卽春秋大夫歷聘賦詩見志左氏傳諸紀載遺意也。顧自孟榮有本事詩之纂計有功有唐詩紀事之編而詩話遂有成書余獨慨夫詞肇於唐盛於宋元熄於明迄我昭代彬彬大振而詞話一書藝苑羣公相望千百年間至今未遑編次大爲恨事夫詞者詩之餘而樂之緒也宋大晟樂府所歌頌郊廟樂章率皆按譜倚聲叶應宮徵寇韓趙周諸公正大剛方勲業彪炳而興發毫揮不少香醴麗語作者旣繁韻事自侈後代逃虛之士薄以雕蟲叩之古近且有聲病茫然者而奚暇及詞業所不存宜聽其事之散軼而莫有紀也然卽有博雅審音君子起而欲纂成書則又不易蓋詞旣中熄於明劉高楊瞿而後鮮有繼軌諸凡蘭畹金荃之刻藏弄寥寥摺撫無資僅僅取花間草堂註中一二雋評韻事合諸里巷瑣談以災梨棗考證不精則繆訛相襲體裁罔辯則俚雅襍收欲成千百年未見之書以誇來者不戛戛其難哉吾友徐虹亭先生菊莊詞久已傳播海內丁卯秋訪余於鄂渚官舍暇時出示所輯詞苑叢談或詞以人傳或人因事顯分門別類爲目有七詳體製審音韻復加辨證品藻與諸譚兼羅紀事與外編並載自唐宋迄今上下千餘年間無不蒐討較之本事紀事二書尤爲縝密蓋先生家藏四庫遍覽無遺其足跡所經名山大川通都鉅邑時與畸人韻士相往來而珥筆禁林復工於比

事屬詞之體。劇心銑腎。積十餘年。方始就緒。是此書之成。非先生不能成。且成之必待於先生者。天亦若默相之。以啓熙朝文運之盛。上以鼓吹風雅。遙規左氏之紀載。又豈特供協律選聲之彥。嘯餘談柄已哉。方今樂府選本。盛推朱竹垞詞綜爲最。試持此書。以與竹垞揚推。當必撫絃賞音。共相擊節。而有六代觀止之歎矣。時康熙戊辰仲春之朔。溫陵丁煒雁水氏。書於黃鶴樓下。

序

長洲 尤 侗 譔

予嘗纂明史藝文志。其以詩話著者。西涯昌穀而下。疊疊數十家。而詞話自升菴之外。無聞焉。古今詞話。久矣失傳。其軼時見於他說。抑何鮮哉。然詞之系宋。猶詩之系唐也。唐詩有初盛中晚。宋詞亦有之。唐之詩。由六朝樂府而變。宋之詞。由五代長短句而變。約而次之。小山安陸。其詞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詞之盛乎。石帚夢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風斯晚矣。唐詩以李杜爲宗。而宋詞蘇陸辛劉。有太白之風。秦黃周柳。得少陵之體。此又畫疆而理。聯騎而馳者也。唐詩之後。香奩浣花稍微矣。至有明而起其衰。宋詞之後。遺山蛻巖亦僅矣。及吾朝而恢其盛。天地生才。若爲此對偶文字。以待後人之側生挺出。角立代興。惡可存而不論哉。詞之見於話者。如後主之小樓昨夜。延己之一池春水。子京之紅杏枝頭。子野之雲破月來。東坡之大江東去。耆卿之曉風殘月。少游之山抹微雲。美成之并刀如翦。澤民之淚溼闌干。教授之鬢邊一點。皆其膾炙齒牙者。風流相扇。不乏美談。顧未有人集其成耳。年友徐子虹亭。詞人之翹楚也。向曾續孟榮本事詩。予爲作序。今復輯成詞苑叢談一書。蓋撮前人之要。而搜新剔異。更有聞所未聞者。洵倚聲之董狐矣。殆與本事詩相爲表裏。予故重爲之序。夫古人有詩史之說。詩之有話。猶史之有傳也。詩既有史。詞獨無史乎哉。願以傳之海內。且爲他日藝文志中。增一則佳題也。

自序

徐子之爲詞苑叢談也。從無聊羈旅中。搜取樂章。可佐尊前酒邊之所吐屬者。拾殘紙禿筆。隨時隨地。書之牀頭。置一竹籠。撚紙條納於其內。對客輒舉一二條。如頭白宮人。說天寶遺事。令人愴怛移時。以爲笑樂。積有月日。彙成數卷。歲丁巳。浪踏瑣闌。重尋桃葉。偶與周子雪客追話昔年同遊燕市。旗亭一曲。至今流傳人口。而勝侶良朋。升沈不一。因及叢談。則周子亦方潦倒場屋。收而藏諸篋衍。不意秋風報罷。旣耗歸來。仍客因請而蒼萃畢業焉。周子勿靳。悉以畀予。予方潦倒場屋。收而藏諸篋衍。不意秋風報罷。旣耗歸來。仍客武林。舉抑鬱摧挫之氣。無所舒洩。自覺蝮蛇怪鳥。爲天地閒廢棄之物。不惜傳粉搔頭。低唱曉風殘月。以供世人殘睡。因取向日所編。爲之條分縷析。別爲詮次。傍及詞之源流正變焉。嗟乎。今世讀書之士。高者激昂文章氣節。閒而卑則浮沈漏卮。首於蟻羶鼠腐之際。吾兩人窮年矻矻。一無所成。徒托諸靈均騷辯。靖節閒情之內。此其志誠足悲也。花鈿歌釧。睥睨金荃玉茗。千秋萬世後。誰復知吾兩人者。遂遺書周子。而序其顛末如此。皆康熙戊午正月。菊莊徐鉉書於西湖舟次。

是書之輯。始於癸丑。迄於戊午。凡六年。所抄撮羣書不下數百餘種。歲在己未。余囊筆禁林。從退食之暇。與同年友秀水竹垞朱君。宜興其年陳君。互相參訂。竹垞始謂余摭摭書目。必須旁注於下方。不似

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者，余雖其言，惜已脫彙。無從一一追遡，閒取偶及記憶者，分注十之二三。藏諸篋衍，時爲補綴。然猶慮其擇焉不精耳。丁卯之秋，余旣放歸，遊於鄂渚，適丁雁水觀察見之，謂其可傳，乃捐俸爲余鐫板，而仍繫以戊午舊序者，不忘曩日偕周子雪客蒼萃之勤也。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六月朔日，虹亭徐鉉又識於吳江城西之松風書屋。

詞苑叢談凡例

一曰體製。填詞原本樂府。自菩薩蠻以前。追而溯之。梁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詩。皆詞之祖。前人言之詳矣。余故蒼萃其說。以攷其離合正變焉。至氣體互殊。代有升降。亦略爲申論。

一曰音韻。詩宗唐韻。夫人而奉爲金科玉律矣。若詞韻向無定準。故其出入寬嚴。卽宋人猶未免疵類。今一以沈東江氏詞韻略爲則。而間採諸家之說。以備參攷。至宮商疊配。清濁殊途。辨析毫芒。猶俟審音者。

一曰品藻。殘月曉風。大江東去。鐵板紅牙。褒譏千古。特是優伶之口。未免強爲差排。余爲搜討名人緒論。以己見參之。所謂蛾眉不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善乎江淹之見。良有以夫。

一曰紀事。金荃蘭畹。雖異紋纂組。都屬子虛烏有。余惟搜採逸事。可傳佳話者。庶足供鑒尾閒談。

一曰辨證。傳疑傳信。良史固然。詞雖小道。偶有寄托。然說分彼此。亦足貽悞後人。予細加詳攷。歸于畫一。誕妄貽譏。差謂能免。

一曰諧謔。淳于曼倩。爲千古滑稽之雄。里巷小詞。未必無關風化。余閒採打油蒜酪諸體。使覽者警省。非止冠纓欲絕也。

一曰外編。凡齊諸志怪之書。雖事屬荒唐。亦小說家所不廢。余因取仙鬼神怪。以及奇緣異耦。載在野史傳奇者。徧爲摺撫。以資談柄。

虹亭徐 鈞纂述

詞苑叢談總目

卷一

體製

卷二

音韻

卷三

品藻

卷四

品藻

卷五

品藻

卷六

紀事

詞苑叢談 總目

詞苑叢談 總目

卷七

紀事

卷八

紀事

卷九

紀事

卷十

辨證

卷十一

諧謔

卷十二

外編

詞苑叢談卷七

紀事二

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爲法曹，公以衆人遇之，而澤民與妓瓊芳者善，秩滿辭去，作惜分飛詞，以贈妓云：「淚溼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峯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子瞻一日宴客，聞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子瞻歎曰：「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某之罪也。」折簡追回，款洽數月。

朱子京過繁臺街，逢內家車子，有褰簾者，曰：「小宋也。」子京歸，遂作鷓鴣天一詞，曰：「畫轂雕鞍狹路逢，一聲鴈斷繡簾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爲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此詞傳唱都下，達於禁中。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宋，有內人自陳，頃侍御宴，見宣翰林學士，左右內臣曰：「小宋也。」時在車子中偶見之，呼一聲爾。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惶懼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因以內人賜之。」

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此名柳枝詞，相傳白傳爲小蠻作也。宣宗朝樂工唱之，上取永豐柳兩枝植禁中，白感上意，又爲詩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

星。

陸放翁之蜀。宿一驛中。見題壁云。玉階蟋蟀。開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詢之。則驛卒女也。遂納爲妾。方半載餘。夫人逐之。妾賦一詞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粧。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

蘇子瞻倅杭日。府僚高會。湖中羣妓畢集。有秀蘭者。後至。府僚怒其來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辨。子瞻亦爲之解。終不釋然也。適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子瞻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云。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家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疊。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穠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令秀蘭歌以侑觴。聲容絕妙。府僚大悅。劇飲而罷。

謝希孟。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象山責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妓造鴛鴦樓。象山又以爲言。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卽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知其悔也。一日希孟在妓所。恍然有悟。忽起歸輿。不告而行。妓追送江潯。悲戀而啼。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

自歸說著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可。

孫巨源

洙

元豐間爲翰苑。與李端愿太尉往來尤數。會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出數十輩。蹤跡得之

於李氏。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入院。幾二鼓矣。草三制罷。作菩薩蠻詞寄恨。遲明遣示李。詞云。樓頭尙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謾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

南游紀聞云李邦直在坐頗以辛章非佳語巨源是夕得疾於玉堂後亦同卒

夏子喬

棟

慶歷間所謂一不肖者。然文章有名於世。景德中。水殿按舞時。棟翰林內直。上遣中使取新詞。

棟援毫立成。喜遷鶯令以進。曰。霞散綺。月垂鉤。簾捲未央樓。夜涼銀漢截天流。宮闕鎖清秋。瑤臺樹。金莖露。鳳髓香。盤煙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涼州。上覽之。大蒙稱獎。

太守閻邱公顯致仕。居姑蘇。坡公飲其家。出後房佐酒。有懿卿者。善吹笛。公賦水龍吟贈之。曰。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龍鬚半翦。鳳膺微漲。玉肌勻繞。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島。自中郎不見。桓伊去後。知孤負秋多少。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倚窗學弄。梁州初遍。霓裳未了。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爲使君洗盡。蠻烟瘴雨。作霜天曉。

宋有陳襲善者。遊錢塘。與營妓周子文狎。挾之遍歷湖山。後襲善去爲河朔掾。宿奉高驛。夢子文褰幃。覺挽之不可。冉冉悲啼而沒。久之得故人書云。子文死矣。按其日則宿奉高驛時也。既歸遊鷺嶺。作漁家

傲以寄情云。鷺嶺峯前欄獨倚。愁眉蹙損愁腸碎。紅粉佳人傷別袂。情何已。登山臨水年年是。常記同來今獨至。孤舟晚颺湖光裏。衰草斜陽無限意。誰與寄。西湖水是相思淚。

皇祐中呂夷簡致仕。仁宗因問卿去誰可代者。夷簡乃薦陳堯佐。上遂召還大拜。呂生日。陳攜酒過之。作踏莎行詞曰。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覩雙飛燕。鳳凰巢穩許爲鄰。瀟湘烟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輕拂歌塵轉。爲誰歸去爲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呂笑曰。只恐捲簾人已老。陳曰。但得公老於廊廟。莫愁調鼎事無功。二老相推何等蘊藉。

朝雲者姓王氏。錢塘名妓也。蘇子瞻宦錢塘。絕愛幸之。納爲侍妾。朝雲初不識字。旣事子瞻。遂學書。纔有楷法。又學佛。亦通大義。子瞻貶惠州。家妓多散去。獨朝雲依依嶺外。子瞻甚憐之。贈之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青逐我三山去。不作陽臺雲雨仙。未幾朝雲病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葬惠州棲禪寺松下。子瞻作詠梅西江月以悼之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憊風。海僊時過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翻嫌粉澹。洗粧不褪脣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柳永爲屯田員外郎。會太史奏老人星見。時秋霽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詞臣爲樂章。內侍屬柳應制。柳方冀進用。作醉蓬萊詞呈上云。漸亭皋葉下。隴首雲飛。素秋初霽。華闕中天。鎖葱蔥佳氣。嫩菊黃深。拒霜紅

淺近寶階香砌。玉宇無塵。金莖有露。碧天如水。正值昇平。萬幾多暇。夜色澄鮮。漏聲迢遞。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際宸遊鳳輦何處。度管絃聲脆。太液波翻。披香簾捲。月明風細。上見首有漸字。色若不懌。讀至宸遊鳳輦何處。乃與御製真宗挽詞暗合。上慘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於地。自此不復擢用。菊莊曰。柳七此遇。與孟襄陽卿自棄朕無異。始嘆才人遭際不偶。不如摩詰以鬱輪袍爲王門伶人通公主關節也。

曾覲號海野。詞多感慨。上苑初夏。侍宴池上。雙飛新燕掠水而至。得旨賦阮郎歸曰。柳陰亭館占風光。呢喃清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雙雙蹴水忙。萍散漫。絮飄揚。輕盈體態狂。爲憐流去落花香。銜將歸畫梁。時帝登御舟。繞堤閒遊。知閣臣張掄進柳梢青云。柳色初濃。月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穀紋微皺。碧沼鱗鱗。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鸞絃闌新。萬歲聲中。九霞杯內。長醉芳春。覲和云。桃靨紅勻。梨腮粉薄。鴛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芳意鱗鱗。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仙韶。九重鸞仗。天上長春。各有宣賜。是日三殿並醉。蓋乾道三年也。

劉祁歸潛志云。党懷英。辛棄疾。少同舍。屬金國初亂。辛率數千騎南渡。顯於宋。党在北。擢第入翰林。二公皆有榮寵。後辛退閒。有鷓鴣天詞云。壯歲旌旗擁萬夫。錦韉突騎渡江初。燕兵夜捉銀胡叟。漢箭朝飛金僕姑。思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都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郊種樹書。蓋舉其少年事也。

范志能帥蜀。陸務觀在幕府。主賓酬唱。人爭傳誦之。常春日遊摩訶池。作水龍吟詞云。摩訶池上追遊路。紅綠參差春晚。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挑菜初開。禁烟將近。一城絲管。看金鞍爭道。香車飛蓋。爭先占。新亭館。惆悵年華暗換。黯銷魂。雨收雲散。鏡奩掩月。釵梁拆鳳。秦箏斜雁。身在天涯。亂山孤壘。危樓飛觀。歎春來。只有楊花和恨。向東風滿。務觀又在王忠州席上。賦玉蝴蝶詞云。倦客平生行處。墜鞭京洛。解佩瀟湘。此夕何年。初賦宋玉高唐。綉簾開。香塵乍起。蓮步穩。銀燭分行。暗端相。燕羞鶯妒。蝶遠蜂忙。難忘。芳樽頻勸。峭寒新退。玉漏猶長。幾許幽情。只愁歌罷月侵廊。欲歸時。司空笑問。微近處。丞相噴狂。斷人腸。假饒相送。上馬何妨。笑啼不敢。描畫俱盡。

吳江三高祠前。作釣雪亭。蓋漁人之窟宅也。盧申之賦賀新郎一詞云。挽住風前柳。問鷗夷。當日扁舟。近曾來否。月落潮生無限事。零亂茶煙未久。謾留得。蓴鱸依舊。可是功名從來誤。撫荒祠。誰繼風流後。今古恨。一搔首。江涵雁影梅花瘦。四無塵。雪飛風起。夜窗如畫。萬里乾坤清絕處。付與漁翁釣叟。又恰是題詩時候。猛拍闌干呼鷗鷺。道他年。我亦垂綸手。飛過我。共樽酒。蘆浦筆記

劉潛夫在維揚。陳師文參議家。見舞姬妙絕。賦清平樂詞云。宮腰束素。只怕能輕舉。好築避風臺。護取。莫遣驚魂飛去。一團香味溫柔。笑顰俱有風流。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

張祿侍郎有愛姬早逝。猶子曙。代爲浣溪紗一詞。置几上曰。枕障薰爐冷繡幃。二年終日苦相思。杏花明。

月爾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禕見之哀慟。曰：此必阿灰作也。阿灰、曙
小字北夢瑣言

晏元獻屬意一侍兒。每張子野來。即令歌子野詞侑觴。王夫人不容出之。子野戲作碧牡丹曲云：步障搖紅綺。曉月墮沉煙砌。緩拍香檀。唱徹伊州新製。怨入眉頭。斂黛峯橫翠。芭蕉寒。雨聲碎。鏡華翳。閒照孤鸞戲。思量去時容易。鈿合瑤釵。至今冷落輕棄。望極藍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晏讀之慨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即支錢贖取侍兒。夫人亦不復誰何也。道山清話

陸放翁特酒頹放。一夕夢故人語曰：我爲蓮花博士。鏡湖新置官也。陸遂賦鵲橋仙感舊詞云：華燈縱博。雕鞍馳射。誰記當年豪舉。酒徒一半取封侯。獨去作江邊漁父。輕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斷蘋洲烟雨。鏡湖元自屬閒人。又何必官家賜與。陸官臨安時。有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之句。傳入禁中。極爲思陵稱賞。

何丞相稟政和間狀元。初入館閣。飲於宗戚一貴人家。侍兒惠柔者。頗麗黠。慕何丰標。密解手帕爲贈。且約牡丹開時再集。何歸賦虞美人一闕。隱其小名貽之云：分香帕子揉藍膩。欲去殷勤惠。重來約在牡丹時。只恐花枝相妒。故開遲。別來看盡閒桃李。日日闌干倚。催花無計問東風。夢作一雙蝴蝶。遶芳叢。朱晦庵爲倉使時。某郡太守遭摺摠。幾爲按治。憂惶百端。未幾。晦庵易節他路。有寄居官署者。因召守飲。